

為了一顆樹 放棄整片林？

近來，兩岸情勢的緊張也引起了其他各國的注目，因此在最近出國講學之際，就多次遇到有人提出這方面的問題，同時常有人會問起台灣對中國大陸進行學術研究的情況，因為在他們的設想下，既然中國對台灣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，台灣應該對其謹慎研究才是，但事實上卻非如此。台灣學術界因為普遍的鸵鳥心態（不願面對），以及內部民粹式的政治氣氛（令人不敢面對），因而極少進行對於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，這確實是外人難以理解的現象。

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關係上，這種矛盾是處處可見的。譬如說，關於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，現在當局採取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雖然這問題極端重要，但是這其中所牽涉的經濟考量，未曾有過很公開徹底的討論，若有討論也多半停留在政治性或口號性的層面，而這政策是否有經濟理性的支持呢？

當局為戒急用忍政策所提出的經濟說法是「根留台灣」，亦即認為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會取代他們在台灣投資，使臺灣產業空洞化（且稱之為「空洞說」）。確實，必須有足夠的台灣企業將營運的主要部分留在台灣，台灣經濟才有前途，這是很淺顯的道理。不過企業需要國際化的空間來應付國際化的經營環境，我們難道要為了根留臺灣而反對任何的對外投資？

其實當局並不真正反對對外投資，他們曾先後提出過各種其他的投資方案，如南向、北向與東向政策等，甚至還提供相應的優惠措施，亦即政府其實認為對外投資甚至是值得鼓勵的，只要不是往西走。

因此可見他們並不擔心對外投資會使臺灣空洞化，顯然「空洞說」只是表面的理由，實際上他們擔心的是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政治意涵，而這意涵有幾種可能的解釋，一是認為投資本身就是「資敵」，一是投資會成為中共可用來要脅的籌碼。

根據自由經濟理論「資敵說」是難以成立的，投資者願意投資必然是因有利可圖，實際上，台灣的轉型期剛好配合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，以致於台灣中小企業能大量將要淘汰的機器設備移到大陸再起爐灶，減少了轉型的成本，同時台灣因此能出口中上游原料到中國供應台商與其他廠商，使得台灣對大陸產生了大幅的貿易順差，同時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比重已經與台灣輸美比例相當了，也就是說台灣與大陸華南地區，在經濟上已經藉由垂直分工的關係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，同時這關係部分幫助了台灣經濟在過去十年中維持榮景，並能倖免於東亞金融危機。也就是說，這新建立的經濟關係除了「資敵」之外，更是對臺灣經濟本身有相當助益，亦即更為「資己」。

至今台灣的出口至少有四分之一是輸往中國大陸，近年來對外投資也幾近三分之二是往大陸投資，這些密切的經濟關係是否會成為中共威脅臺灣的籌碼？其實任何經濟關係都是雙向的，雙方的市場地位未必對等，但只有在一方握有世間稀有的先進技術或特殊原料時，這才能成為實質的絕對優勢甚或籌碼，除此之外

是很難將雙向的經濟關係變成籌碼。中共若對兩岸經濟活動進行干擾，必然也會傷害到關係之中中國大陸的一方，實在不是好用的籌碼，何況中共可能有很多其他的籌碼可選用。

同理，某種「資敵論」也與籌碼論有關，亦即有人認為台商的投資是中國大陸所亟需的，因此可以當作我方的籌碼。或許十年前在跨國公司因天安門事件而舉足不前時，台商的投資還有其稀有性，但是現在跨國公司已經大舉進駐，同時中國大陸經濟已經有長足發展，本身也在培植自己的大企業，台商的地位已今非昔比。同時如上所述，將經濟關係當籌碼也會傷到自身的利益。

總之，戒急用忍的經濟政策並沒有太多經濟理性支持，空洞說連當局自己都不相信，資敵說與籌碼說也都站不住腳，或許這政策只是純粹配合政治策略，不過臺灣的立足點是經濟力量，政治策略豈能不考慮經濟？
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）